

魏

書

列傳第六十五

魏書七十七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字飛鳥廣平列人人也吏部尚書并族弟
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
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翻弟
道璵先為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
道璵為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

歸罪京師猶坐身死飛世景除名久之拜翻治
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
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兖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
據荆山規將寇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徑趨
項城翻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
州境帖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
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
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
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以大枷時人

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飛曰且置

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

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於世

宗世宗大怒勅河南尹推治其罪翻具自陳狀

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造

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

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

師及爲洛陽近於爲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

當世之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

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龔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
夫

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
表爲員外散騎侍郎爲戎役及衍敗同時遇

害

叔集弟道璵少而敏雋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
祕書丞孫惠蔚典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
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詞
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贈著作佐郎
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
道璵旣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
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

詔議參軍汝南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
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
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
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為
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
免清河王懌爲司空辟戶曹參軍攝曹事懌
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並當煩劇諍訟填委
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
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

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爲記室參軍神龜中除
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
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李琰等先
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
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爲民雄奏理
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冀譔
之性簡自帝心鷹鷂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
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昇輦匡
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

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
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
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元列
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
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監梅
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
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
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辛郎中
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

玄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
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
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深風聞者不問曲直推
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
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
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
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
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
之不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

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久執按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按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賊不辨行賕主名檢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按旣成因即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爲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即爲證則於理

太急今請以行跡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
準以爲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
失衷雖按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
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許省稱寃爲奏更
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
不得異於常格依前按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
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鞫獄
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按忽逢恩赦若從
證占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爲

罪須按成雪以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
不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
聞知冤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
之急務願垂察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
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
爲祿養論稱仲居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
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
鄭玄注去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
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肅宗納

之以母憂去任卒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
郎俄兼司州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
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蕭衍遣蕭綜來據彭城
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彧討之磐
桓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誨爲使給齊庫
刀持節乘駟催軍有違即令斬決肅宗謂雄曰
誨朕家諸子標以親懿籌策機計仗卿取勝耳
到軍勒令並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
啓爲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

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
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肅宗
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
臨淮王或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鴟路衍稽
留未進或師已次汝濱北溝求救或以處分
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士士衆已集
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
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
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

義而行不待命者也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
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棄彼離心
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
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
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
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
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
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
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

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
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我役數
万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
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
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
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
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
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
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殲臣聞必